救亡日報

沫若

館址：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二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全字高每行五角　乙種（中縫）前後版各四方每方九元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三九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新書

戰時經濟思想　陳光交編譯　定價二角

高小初中補習適用　國防算術　程寬沼編　二冊各定價三角

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　潘光旦著　特價九角六分

中國文化問題研究　陳高傭著　定價一元二角

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本報特稿

我們要保衛山西！

長江

目前北方戰局各路皆陷不幸形勢，津浦之滄州早失，德州混滿，平漢之保定不保，而石家莊已接近第一線。平綏線要點盡失，只有歸綏包頭尚在我手中。而西戰場之根本，是雁門山脈和太行山脈間的地區，但雁門一綫，亦被突破，我軍現困門於崞縣五台之線，僅有一部作遊擊戰之部隊，在晉北活動。

平漢津浦兩路，彼此地形都不好，我們如果能發動民衆力量，或者能把軍隊部份分散靈活使用，敵人的脚跟很難站穩。北方戰爭根本關鍵在山西，在太行山脈東面之平漢路有堅強的軍隊抗戰的條件下，太行山一線可無大問題，而山西保衛戰的基本陣線在雁門。雁門已破，敵我混戰於雁門山脈之南，最起碼的說法，山西的險地已經是敵我與共。

雁門一線之得失，關係於中日戰局乃至於東亞整個戰局者，至爲重大，如果日軍果自此順利佔領太原，則我們整個北方戰爭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依據點，縱然要想反攻，也缺乏可以憑藉的優良的軍事地形。因爲以我們的軍器而論，不能憑藉山岳地帶，而單欲從津浦平漢兩路平原反攻，不利的條件，要比山岳地帶多些。

這還是就中國內部關係說，如果考慮到中蘇日的關係，問題更爲可憂。蓋自太原以攻陝西之西安，遠不如攻雁門一線之困難，一則順汾河同蒲兩交通線而下，可直攻潼關，一則西入陝北，千里黃河，可渡之點甚多。日方對亞洲大陸作戰的根本計劃之一，所謂大陸封鎖政策，從前是打算從綏遠西入阿拉善額濟納兩旗，並聯合青海蒙古，隔斷中蘇關係於弱水流域以西。這是地理上比較難於活動的地區，萬一被日方達成了這樣的局面，因爲蒙古人口稀少，經濟薄弱，我們仍然易於把他打破。最可怕是山西不保，西安遂無險可守，西安如果爲日軍奪去，我們大陸上最有希望，最有關係一條交通線被日本根本破壞了！而且這條封鎖線要比從蒙古地方下工夫要鞏固要便利得多！

挽回北方戰局，重心仍在山西。日軍太迅速深入山西腹地，他們的後方還有不少我們的軍隊，所以只要崞縣正面能死命反攻，如果再用新增上去的生力軍當頭來一個猛烈的打擊，在雁門關南北的軍隊能破釜沉舟的夾擊日軍，更用八路軍援亂敵方自大同至雁門至原平鎮一間的交通，則晉北戰事有挽回的可能，雁門最少雁門一線有恢復的希望。

山西萬萬不可失的！要保山西，雁門關絕對不能不奪回！雁門保全，自此而分向平綏東段及平漢北段側擊綏遠與石家莊之敵，始有所顧忌，我軍始可乘勢反攻，平漢敵退，則津浦之敵決不敢深入。至於西北對外交通因此而安全，更是當然的收穫。

假如山西眞不幸而入敵手，陝西之不能保全，乃爲必然之勢，蘇聯對此必加以非常重視。我們推想，蘇聯要不乘日本尚未確實切斷中蘇聯絡線之前，加日本以打擊。那只有讓中國和蘇聯自己將來多受些困難。（十月六日）

戰事彙報

上海

蘊藻浜敵潰退

西涇敵犯我西涇以東陣地，且偷渡浜南工具，企圖衝向蘊藻浜南，當經我軍擊退。昨晨三時，我軍再增生力軍，左右夾擊，及五時，敵因傷亡過重，全線後退，敵死亡七百餘人，戰塲血肉模糊，不可辨別。我獲機關槍九架，步槍一百餘支。又昨晨三時左右，野貓墩左近蘊藻浜上發見敵軍架橋渡浜。我即以戰車衛往掃射，發砲將其臨時木橋炸毀。

敵圖渡橫浜河

昨晨黎明後，敵空軍曾屢在寶山路虬江路及北車站一帶投擲巨量炸彈。兩軍砲火，致北站及四川路四周流彈極多。我軍砲彈，均集中于北四川路以迄日本海軍司令部方面，該處爲敵軍重要根據地，受損極重。

羅店終宵惡戰

昨晨，敵軍兩聯隊，在飛機重砲轟炸掩護下，分由南梅宅，北梅宅兩路突進，向廣福鎮北之張家宅，吳家宅附近之我軍陣地大舉侵襲。經十餘小時之猛烈戰鬥，我陣地失而復得者不下三四次，雙方兵士之傷亡，尤爲慘重。刻下我方援軍，業已陸續趕到，參加作戰，現正協同原駐防軍，奮力進攻。

敵機轟炸閘北

昨日清晨後，敵機三十餘架，輪流在我前綫各戰地轟炸。滬東方面，側重於塘橋鎮四週。楊思區亦遭波及。閘北方面者，目標在三號橋，中華新路及平江橋等處，因該處爲閘北之工業區。閘北中山路交叉處，及閘北水電公司一帶，亦遭敵度投彈。北新涇一帶，亦爲成羣之敵機大羣轟炸，所有該處四周之竹林，樹園以及居民，大遭摧殘，死傷極衆。閘北潭子灣中央造幣廠附近之麵粉廠亦遭轟炸。京滬杭各綫，昨全日亦有敵機二十餘架飛各處轟擊。

華北

津浦奇兵抄敵後路

六日我在德州與敵肉搏，結果斃敵千餘。津浦我奇兵一支，抄敵後路，桑園德州間敵歸路斷，可全解決，冀南魯北民軍紛起殺敵。

韓復榘在某處對所部訓話，謂三路軍過去有常勝之名，希望在此次對外抗戰中造成更光榮歷史，全軍感奮。

平漢已過新樂

平漢線敵，畏我反攻，在保定佈置最新防禦工事，我軍便衣隊分由左右兩翼，向保定挺進，與保定以北沿鐵路線我便衣隊取得聯絡。我主力部隊已過新樂定縣，平漢線主力戰即將展開，保定敵軍已有後撤模樣。

晉北迭復重鎮

我第八路軍在平型關分兵二路援晉。一路向西北挺進，連克朔縣，井坪鎮，平魯縣，予敵以重創，並將晉北敵軍包圍。一路向五台山陽明堡代縣寧武之敵，圍在核心，與晉閣所統軍之生力軍，會師寧武，夾擊雁門關，自李服膺槍決後，士氣大振，三日閻主席親率所部分三路反攻，即越崞縣前進，四日克復，五日已逼近雁門關，代縣以南已無敵蹤，敵軍以後路斷絕，紛紛潰退，晉北戰事，情勢更爲好轉。

平郊我游擊隊大活躍

連日北平西郊發現我遊擊部隊，聲勢甚爲浩大，駐守該地之敵步兵多爲擊斃，該敵軍當局急調兵，前往西山一帶，重重包圍，用坦克車亂衝，民房被毀極多，我遊擊部隊早已隱沒無蹤。

華南

敵佔小横琴島

敵艦六艘，五日突佔澳門附近小横琴島，登陸百名，積極開闢機塲。又息：敵艦五艘，現已佔領珠江口中山縣屬之三小島，陸戰隊正忙於臨時飛機塲之建築，以便充其在華南方面之空軍根據地。此三小島與香港澳門皆相去不過數英哩。

朱德彭德懷啓事

我等盡忠民族保衛國家歷有年所茲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下整編所部受命中央前奉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令派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
奉令加派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業於八月廿二日在陝西就職並發出就職通電全國各軍
政領袖各黨派首領各界名宿各民衆團體遙致賀電慰勉有加深爲感激所部業已開赴前線正與暴敵激戰我全體將士誓
與全國民衆及各友軍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掃除強敵務使民族解放之偉大事業克底於成軍務冗忙戰鬥頻繁除前方捷
報隨時電陳外各方賀電未及一一奉覆抱歉實深特此登報致謝統希垂察此啓

朱德彭德懷　十月六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救護慰勞委員會第二次募集慰勞品及代金清單（十）

嶋先生一元，王先生四角，楊公館二元，王先生二角，[illegible]一角，鄭先生罐頭兩只，汪先生孫棉被一條，[illegible]元，趙先生一元，范先生二元，公大順號罐[illegible]只，孫大隆號四角，張古農罐頭一只，李公[illegible]六十雙、黃一大四角，許小姐二角，徐先生[illegible]宋先生二角二分，鼎香齋號二元，張老太太[illegible]生四角，鄭先生伍角，薰先生陸角，李先生麻袋[illegible]

世界的一日

國聯決精神援助

國聯大會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十三國小組委員會所屬股員會於三日晨將關於中日糾紛之決議草案起草完成，諮詢委員會即以全體一致（缺三票棄權，波蘭，瑞士，加拿大。）予以通過，決議草案內容：「關於中日糾紛，諮詢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書，國聯大會茲予以贊同，並委託大會主席，對於召集國聯會各會員國凡係九國公約簽字國舉行會議一項建議，採取一切適當措置，大會又提供保證，務在精神上實助中國，至於全體會員國可在何項程度援助中國，則當由各該國分別考慮之。」

意不再派兵來華

據羅馬自權威方面探悉，關於外報所載謂意大利將增派軍隊赴中國，保護在華意國僑民及利益之說，絕對否認，據稱現時已無再派軍隊之必要。

日海陸軍內訌極烈

據外交界訊，日軍在滬之海陸兩軍，惡感極深，致指揮不能統一，即在其本國國內海陸兩軍部亦積不相能。

蘇聯海軍秋操開始

波羅的海紅旗海軍秋操業已開始，國防委員長伏洛希羅夫元帥五日已臨演習地域，首先檢閱克隆斯達港內各艦。當時戰鬥艦「十月革命號」桅頂卽昇起國防委員長的旗幟。各艦業已拔錨出港開始演習。

倫敦舉行反日市民大會

五日倫敦電訊，在康特白利大主教領導之下，所舉行之「反對日本在華暴行」之市民大會，已使亞爾培廳座無虛席，事前日本東京教會雖會來電請求大主教勿參加此會，但主教仍按時出席，此外著名人士參加者，有前國聯調查團主席李頓爵士，我國南開大學教授張彭春，勞合喬治則因事未能到會，送一書面申述對於暴日裁制之意見。主教之演辭頗長，大意謂對於日本在中國之野蠻行爲，英美各國當局均有抗議，但截至目前止。倘無使一般市民披露其天良之機會，故特召集此會，使一般市民亦能盡「人類」之本份，同時更促起政府當局之注意，以便實施更有效之制止云。張彭春則敍述日軍在天津之種種暴行，並謂目前中國已在統一陣線之下而抗戰，將予敵人以莫大之打擊。李頓爵士則斥日軍的行爲爲「國際的罪惡」。並謂此種罪惡乃模做自歐洲，更增加吾人之責任及罪戾。

日大批作家被捕

（本報特訊）自我國抗敵戰爭開始以來，日本稍帶自由主義傾向之思想家作家均受嚴重監視，並由軍部派人分別威脅利誘，囑發表反華及擁護侵略之文字，稍有不遂，即有逮捕及暗殺之危險，進步的作家如中野重治，久板榮二郎等均已于九月初旬被捕，思想家被捕者更多，但有一可注意之點，即過去發過左翼言論之著作者，現在反逍遙無事，據可靠消息，凡有托洛茨基派傾向二人，現均無恙，此點若與八月間軍部強制「中央公論」，「改造」兩大雜誌同時發行托氏「背叛了的革命」一書之舉互相參證，頗可知此中之關係也。又右翼作家近日大放厥詞，鼎盛，被派赴華充隨軍記者者，有木村毅，林房雄等，林本爲左翼作家，年來轉向法西主義，爲軍部張目，可羞可恥更可鄙也。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歡送「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

在一個簡短的聚會裏，歡送出了一批奔赴前線的戰地女兒，這是「女兵」謝冰瑩所率領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後繼者——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率領的也同樣是一位富于革命精神，老于作戰經驗的女兵我們的胡蘭畦女士，她曾經活躍「在德國女牢中」，現在將活躍到戰地上去。參加的都是些江浙健兒，她們過去在虹口楊樹浦一帶做工，曾經身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與榨取，她們說：『我們此次前去，抱有極大的決心，願不辭艱險地爲抗戰將士服務！』歡送她們的，也都是些熱心抗戰工作的知名仕女，如梁淑德，沈茲九，羅叔章，胡子嬰，董竹君，王汝琪，張瑩，朱文央，楊寶琛，章敍實，茅麗英，陸禮華，鍾韻琴等，而是由蔣逸霄女士臨時邀集發起的。沈茲九勉勵她們做軍民間的溝通工作。朱文央要她們報告前方消息及需要的物品。羅叔章希望她們開闢一條光明之路，讓後起的姊妹，源源不絕地追蹤她們的足跡前去。王汝琪希望她們對後方能做戰地通訊員，對前方能做戰地的教育者。胡子嬰望她們耐勞忍苦，鍾韻琴要她們「大家一條心」。胡蘭畦說明服務團的計劃與路線，現在雖只十個人，希望大家發動千千萬萬個婦女到前方去服務。聽說她們當夜就要出發，所以這聚會是很簡短的，但意義却是非常重大。

當她們臨走去向何香凝先生辭行時，何先生再三叮囑她們說：『在此非常時期，尤其是担當了這樣艱苦的工作的你們，務須犧牲戀愛！』她們表示十二分接受。

是啊，她們應該像「八月的鄉村中」之安娜一樣，決心「犧牲戀愛」，免得去分化並搞亂鐵一樣的我們的抗日軍隊！　（央）

趙定明攝

皮簧劇的新生

——「各行各業，都在砲聲中覺醒了！」

舊劇界中一部分人鑒于抗戰中國民責任的重大，並謀如何完成舊劇的救亡任務，進行組織的救亡團體，和原來的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合組爲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內分話劇部與歌劇部的消息，會誌本報。現在該會已經正式成立，而且在積極籌備公演中了。

在一個不大的廳中，記者趕到時已坐滿了人，以田漢爲中心，熱烈地談論着。記者以爲會已經開始了，正私心抱怨自己何不早來時，魁梧奇偉的高百歲陡地立了起來，望了望門外說：「他們兩位怎麼還不來？」接着有好幾位隨意地在廳內活動起來，記者才知道會沒有開，還在等待人呢。

白面發福的歐陽予倩和「背也能表情」的麒麟童進來時，田漢笑着大聲說：「呵，屋子裏亮了」！弄得進來的兩位莫明其妙地問什麼，田漢拍着兩人的肩說，「你們兩顆大明星呀」！一大家跟着一陣拍手。

這時攝影記者趙君來拍了兩張照，這些在做慣了戲的人，是並不麻煩的。很快地就各就其位，嚴肅地開會了。首由歐陽予倩報告籌備經過，並由舊劇界人目前應盡的責任，說到成立這個會的必要，末了說這個會的成立，和已有的伶界聯合會非但不衝突，而且因此更可以健全伶聯會，敎育伶界中人。

繼由麒麟童担任正式主席，就戲劇與時代的關係，說到伶人應有改革舊劇的決心與勇氣。現在到會的雖只有上海五千伶人中的少數之少數——三十餘人，但由這少數人開始，勇往直前，本着認爲對的做，有了成績，慢慢地自然會由一小部人擴大到全伶界的。他又沉痛地說出了過去大角色中心主義，造成了伶界中的階級思想，使沒有名的小角色沒有上進的機會，這害處，謂今後一定要打倒這階級思想」—明制度，使大小角色一同努力，始有希望。

在開始討論定名，和會員資格之前，田漢提議請列席的話劇界救亡協會的常務理事致詞，由尤競先生就年青的話劇與老大的京劇，今後親密地攜着手在民族解放的抗戰中努力，來發揮並完成戲劇藝術的武器作用這意思之後，又簡單地報告了話劇界救亡協會的經過，組織狀況，及對於兩界合組的具體意見。

討論後，選出十一人爲歌劇部理事，周信芳，高百歲，歐陽予倩，金素琴，葛次江五人爲常務理事。請定會煥堂爲顧問，尤競，殷揚，歐陽予倩爲起草委員。

會議告一段落後，由田漢發言作了個會員今後該消極地「不做些什麼」？積極地「做些什麼」的演講。年青的伶人們，提出不少切實的問題，由田氏作答。

當我們隨着年青的伶人出門時，砲聲正響着呢。「響，我們的砲地響着呀。「我們的各行各業都在砲聲中醒覺了」

國慶特刊印刷費誌謝

本報募集「國慶紀念慰勞前線將士特刊」印刷費，茲收到王先生捐洋三元，李頌唐先生伍元，楊瑞華先生二元。精誠雜誌會捐洋三十元，特此誌謝。

謝贈捐款

今日承華警員多人捐洋二十九元四角四分，銅元一枚，內[illegible]元購救國公債，餘購藥品轉交冰瑩女士，均已分別照辦。

戰地通信

到總司令部去

莫思

深夜，微濃。坐在飛奔着的機車上冷得有點哆嗦，車子在一條木橋旁邊突然停了下來。

「到了嗎」？我問。

「不，還有三里路哪！」

天上，沒有月亮，星的光芒微弱得看不清路徑。我跟着帶路的人走下斜坡，打橋下的小徑上走過去，到一間孤單單豎立在夜空下的矮房前面，帶路的人低低地叫了一聲，「喂」便有一葉小舟從暗處搖近岸來，舟子跟帶路的嘟囔了幾句，我就跟在帶路的後面從岸上跳到船里，小舟牙牙的搖到河中心去啦！

這情景，和水泊梁山有些相彷彿，祇差一個旱地忽律朱貴向蘆葦中射一箭。

在對面上了岸，路窄得祇能走一個人，破碎的石板有一塊沒一塊，把你碰得一個脚指疼痛，還是造化，一個不小心，不翻倒在糞缸里染得一身臭味，也得滾在小河里弄得一身稀爛，幸虧帶路的有一根電筒，祇叫我受了幾次小小的驚悸。

看不見人影子，從暗頭里驀吼似的來這麼一句：「口令」！帶路的答了一下，我沒有看清暗頭里的人，究竟站在什麼地方，就輕輕地走過去了。

勇是一個村落，幾間平里透露出昏黃的火光，帶路的就把我帶到其中的一間去。這里面的佈置很樸素，靠壁安放了好幾張行軍床；窗下是下棋台那麼的桌子，燃着幾根蠟燭，幾位長官面對面的坐着談着戰略上的話。打軍用電話的用着不少「啊啊」的問語顯得有些聲嘶力竭。這便是總司令部。

投刺，說明來意之後，那里的長官吩咐一位副官：

「帶這位去××處見×××」。

我見到了第××集團軍×××和×××兩位，在燭光搖拽中，談了不少關於抗戰的話，這些話有許多是不便把它紀載出來的，這里只能約略的寫一些。

×××對於國際形勢認識得很清楚的，他說：我們不能過份重視國聯，但也不能無視國聯；國際對我有利的形勢，我們決不能輕輕地把它放過的。

關於我第一道防線，我會這樣地問：「爲了避免敵人海軍的猛烈的砲火，我們才自動撤退到第一道防線。看情形，我們是改取守勢了。但是我們有機會進攻時，是否還進攻？再，敵人的戰略常常是集中砲火突破我們任何一據點；如果我們萬一被突破了一個據點，是否因而牽動全線呢！」

他的回答是：「要是有較大的收穫的把握，我們還是要乘機出擊的。至於敵人集中砲火突破的戰略，我們現在所築的工事並不是像以前那樣「一線」的，我們在每一據點上都是「多線」的，敵人即使突破一線，也不足以牽動全線」。

目前敵人正集中火力企圖突破劉行與閘北綫，經××××這樣一說，我便釋然於懷了。

我從總司令部退出來，完全改了水道啦！

救亡短訊

◆青年婦女戰時服務團工作，除救護訓練，歌詠，時事討論及演講外，并進行里弄組織，其他如徵募，慰勞，組織，民衆教育等工作亦在進行中，近更分派一部份團員出發華北及內地工作。團址在法租界呂班路九十號大光明洗染店三樓。

◆四川旅滬同鄉會抗敵後援會宣傳部組織之戰時訓練班，定本月十三日開課，免費教授防空防毒救護等。有志學習者，請向滿庭坊蔡湖路六十四號報名。

◆上海市職業界救亡協會募集棉背心五千件，代製六千件，不日送往前方，并擬舉辦電訊訓練班，救護訓練班，組織宣傳隊。

◆上海市全民抗戰救亡服務團歌詠宣傳隊定日內出發滬杭甬線一帶內地作擴大救亡運動。

◆「前哨」週刊，創刊號已出版，執筆者有盧若谷，穆木天，徐遲，張宗植，辛勞，江敉等。

藝壇簡報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文藝家，戲劇家，音樂家到長沙去的很多，有孫伏園，黎錦熙，梁實秋，張天翼，余上沅，向培良，熊佛西。陳子展亦已赴湘。

又，前傳張申府在平遭敵人殘殺，不確，張申府現已從京逃出，抵達南京，虎口餘生，爲金陵日報撰述社論。

救亡播音

文救會救亡播音今日下午六時半至七時由金則人先生在交通部國際電台演講「游擊戰爭」。

時事分析

晉魯的政治

漢夫

華北的局勢，已見到政治上的轉機，在這個政治轉機的基礎上，可以開展軍事上的轉機了。

山東方面，前些時曾有種種謠言。傳說張自忠之後，到了土肥原。它們的目的，在於遊說韓復榘將軍，企圖華北五省自治之實現。但是，韓將軍立刻就發表肯定的談話，表示服從政府，堅決抗戰的誠心，且立刻嚴令部屬參加抗戰，並下無命令擅退者處死刑的嚴令。這，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表示了韓將軍不但不爲敵人和漢奸的挑撥離間所動，且積極的服從政府，順從民意。

在山西方面，由於李服膺的不戰而退，已經引起了莫大的焦憂。到雁門關失陷，外報甚至于謠傳閻將軍奉父柩而棄太原，退駐臨汾時，全國同胞，莫不駭汗相告，可是次日外報的消息，證實了雁門仍由我軍扼守。敵軍雖已進關，我方的後退，也不像外報所傳說的那樣慘痛。到四號南京電傳來，知道閻將軍不但並未棄土並爲整飭軍紀，將李服膺，執行了犯刑。這，在事實上說明了閻將軍是決心抗戰，厲行軍紀。

晉魯的這種事實表現，使我們感覺到華北的戰況，有了轉好的初步基礎。敵人的五省自治陰謀，遭受了打擊。而山西的軍事，在閻將軍堅決抗戰，八路軍進展迅速，迭奏勝利的情形下，是可以樂觀的。山東軍隊的參加抗戰，將使津浦線上，多一支生力軍。山西的堅決，當能挽救晉北的局面。晉北勝利，當能解綏遠的危局，將已失的百靈廟，大廟平地泉逐漸收復，推進平綏線軍事，並且有助於正在進展中的平漢線軍事。

固然，在晉魯當局的政治轉好的基礎上，可以使各線軍事得到更順利的條件，但是，不能不說，這個政治轉好，祇是初步，還是薄弱，還是沒有消滅未來的危機。固然暫時打擊敵人五省自治的陰謀，並且大大的增強了抗戰軍事的力量，但是，在將來可能的暫時的敗退，以至於在勝利中，仍然可能有李服膺之流的人出現，也不能保證沒有張自忠之類的人的重來。

既然大家都一致認爲華北的局勢，繫結在於政治，就應該在已獲得的較爲轉好的政治基礎上，更進一步的加以鞏固。更重要的是政治建立在民衆的基礎上，和建立適應這個原則的政治機構。這，當然不是一蹴即成的事，而是一個逐漸發展而達到的過程。假如今天不做起，明天也就不能做到。具體的說來，華北在政治方面應做的，應該是這樣幾件事：

一、調整省府以下的人員。行政方面，應有堅強抗戰意志的人員，一切恐敵畏敵，不負責的人員，應嚴加淘汰。在抗戰期中，更應破除情面，不問來歷，只問能力和抗戰的決心。也只有這樣，才能改善政治，加強政治，堅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繫。

二、嚴格執行中央政令。中央方面，應嚴格檢查，開始以來的種種政令法令，在華北已否全部執行？國共團結禦侮，是否已經實現？是否已發動救亡運動？政治犯已否釋放？是否有假藉嚴查漢奸的名目，傷害良民，反而放縱漢奸的事實？只有具體的切實的檢查行政，才能從中央的命令，達到地方，在地方全部實現。

三、從速開放民衆運動。要將政治建立在民衆的基礎上，就要開放民衆運動。特別是在華北，如果仍不能做到這點，那末，已有的政治轉好，不能因民衆的督促而鞏固及發展。萬一形勢變化，也不能加以制止和裁制。更不用說，任何軍事，離開了民衆，是難有勝利的確切保障的。此地所謂開放民衆運動，是注重實際而不注意形式的。也就是說，要實現總理所說的人民（漢奸當然除外）有言論出版集合結社的完全自由。

晉魯政治上，已有初步的轉好。要保證這個微弱的轉好，開展這個轉好，還須要舉國上下，特別是上海的和晉魯的民衆，一致努力，至少實現上列各點才行。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我們對國聯應抱什麼態度

姜君辰

今天我們對國聯應該抱什麼態度？這在一般人看來，也許早已成爲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了。然而最近幾天來，大家看了國聯對於這次中日問題的處理經過，自然而然的會覺得，我們對於這問題的解答，似有重加考慮並說明的必要。

自從國聯廿三國諮詢委員會復活以來，除開它已發表了譴責日本的決議而外，我們從外國電訊所看到的，可注意的事實，祇有我國代表所作的讓步，而甚至於失望。事情是這樣的：我國代表顧維鈞博士，曾於九月卅日往訪英外務次官克蘭波勛爵(卽出席諮詢委員會的英國代表)，說明中國所採立場。據報章所載說明的主要內容，是：中國願作兩種讓步，卽一方面放棄援用盟約第十六條對日實施制裁的要求，另一方面對於將中日兩國糾紛移歸小組委員會去處理的辦法可以接受；但這兩種讓步，須以諮詢委員會首先(在將中日兩國糾紛移交小組會處理之前)對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加以紀錄而譴責之爲交換條件。

可是，等到顧代表於十月一日向諮詢委員會提出決議請認定日本之侵略行爲時，卽被決定移交小組委員會研究。不但如此，等到該小組會開會，討論我國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時，又被決定當須廣積採集材料。因此，我國代表團便發表「殊足令人失望」的意見。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覺得有三點値得我們提出來研究的：

第一：爲什麼國聯對我們還不能表示更積極的援助？關於這問題的解答我們可有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淸楚，大英帝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還始終不肯輕易「得罪」一點，無非是作爲它對侵略者謀取妥協的相當餘地。英國代表不顧意在決議案中列入「侵略」字樣，就是爲此。至於他說不用「侵略」字樣，是替中國着想要避免美國實施中立法，這祇能够作爲他不預備積極對日的一種藉口。因爲，假如確認日本的侵略行動決議施以集團制裁，美國既已參加諮詢委員會，自然不能再施用它個別的中立法案了。不過另一方面，國聯對我們之所以當未表示積極的援助，的確也値得我們自己反省一下的。試問我們自己對敵人的邦交還依然維持着，有什麼理由可以實備許多友邦參加的國聯對日表示強硬呢？

第二：有人以爲我們對於國聯既然不能過存奢望，因此也不必提出過高的要求。其實，不能過存奢望是一件事情，提出怎樣的要求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們就於國聯不能存有絲毫依賴的心理，這是絕對不錯的。然而正唯如此，我們就應根據敵人對我們的種種侵略暴行，最確當地援用國聯盟約才對。假如我們爲了遷就某某國家而先作讓步，那末不但不一定會換取減低了的要求，反而會失掉全世界人民大衆給予我們的同情的。現在許多友邦的人民大衆，不但主張對日經濟制裁，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具體地在施行了。因此，我們這時候來提出對日經濟制裁的要求，絕對不能說是太高的。

第三：我國代表因爲作了許多讓步還不能換得很低的代價，所以不免表示出失望的態度來。這點不僅我們的代表會這樣，我們一般民衆也很容易有這樣感覺的。其實。這是完全不需要的，我們對國聯既然不存任何依賴的心理，當然就根本用不到失望。因爲目前的問題是：在這次持久的全面抗戰中，配合着我們軍事上英勇將士們的流血抗戰，怎樣在外交上也展開抗戰的工作來。假如我們在外交行動上還表示得不够堅決，做得不够積極而充分，那末且慢怪人家的不加援助而就此失望，首先該從自己更大的努力，更澈底的堅決表示做起才對。

所以，我們對於國聯應抱的態度是：要在外交行動上首先對日表示澈底抗戰的決心——立卽實行對日絕交，然後以這表示爲基礎，向國聯提出依據事實所當援用的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或其他可以執行對日制裁的條文都可以。這裏不必要儘量遷就某某國家而降低我們的要求，倒應該更重要的注意到：怎樣才能使全世界的人民大衆，展開他們對日的經濟制裁或其他制裁方式，而使他有如「燎原之火」的擴大。我們一點不必失望，因爲失望無濟於事，只有更堅決的奮鬥與更大的努力，才是我們取得友邦特別是世界人士對我們援助的唯一辦法。十、三、

土肥原的殘夢

羅桑益西

羅桑益西先生乃西康同胞，寄此稿來，甚爲難得。蓋此不僅揭破了土肥原的殘夢，且表示了我們康藏同胞的同仇敵愾的精神，這力量是在文字以上(編者)

國際盜匪，倭奴國中的中國通——土肥原又到山東了。(這是昨日(卽廿八號)華美晚報所載的消息。他到山東的目的，無非游說韓主席，利誘我平民，期得漁人之利，想把他平生最得意的拿手好戲，在山東重演一次，希求不廢一彈，佔領華北河山，圓滿亞州大陸的迷夢。不識時務的土肥原，割據式的爛調已不適用於近代的中華國民了。

現在我敬告你土肥原你不要癡想，要認淸楚現在的中華民國尤其是這次的抵抗，是統一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作全面的抗戰。這次動員是你們日本軍閥所促成的中華民國上下一致精誠團結的總動員，像這樣精誠團結的堅固壁壘，你的飛機炸彈炸不壞，卅二寸口徑的大砲也轟不破，不要枉費心力徒失國格。

至於論到韓主席，現在更不是你所能說動的。因爲韓主席在革命的立場上也有相當的歷史，尤其是在山東的建設和政治的措施上，也有相當的苦心。雖然在畸形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軍軍閥利誘威迫的環境中，也未曾屈服。何況現在民族存亡的大關鍵上？還甘作叛逆的行爲嗎？還不但是我們的韓主席不顧去做叛賣祖國的勾當，就是文化落伍智識低淺的康藏同胞也決不顧去做祖國的叛逆，民族的公敵。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誰肯動搖國策，去當亡國奴呢？我們決不顧作奴隸，我們決定拿我們的血肉去掉換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決定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一致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侵略我們的倭獸。希望前線將士努力殺敵，直搗東京。我們後方的民衆，決定繼續你們壯志，立誓不作苟延偷安，逍遙桃源的勾當。決定爭取最後的勝利，保全民族的生存。最後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共同堅決的喊着：

國土可焦而壯志不消，物質可減惟精神不撓。

救亡意見箱

救亡之感言

——王烈豪

此次國共再度合作，一致對抗頑敵，于是人心大快，此足證全民之要求，又足證國內已精誠統一。至于過去的舊賬，現在已無淸理之必要，事實上要淸理亦無可能矣，爲了要鞏固合作的基礎所以對於此事有不正確的見解者，當竭力以糾正不可。

讀九月十三日在杭州出版的「東南日報」的社論(題爲「朱彭就職感言」)頗覺用詞不妥語氣也太過。始謂「夫以赤軍之寬擾頻年，流離轉旋，際水盡山窮之時，作翻悔投誠之計」，再則謂「倔强如共黨，而有此覺悟……」。此種處處要「扎台型」之態度實在要不得。像蔣委員長之談話，則爲全國人之共同聲音也。委員長稱「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更希望共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于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蔣委員之言論多麼明達與若輩高傲之態度絕不相同了，此所謂上官易說，小鬼麻煩也。

請購本報十日合訂本第一第二兩輯，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首都通訊

下關站

許楠

時間是九月三十號的上午，天是陰霾的，雨點繚繞着，蓋掩着，迷濛，浮動，像黃昏時候，像寞寂的村莊，落葉在舞動着山徑，也像炊烟掠過了天際，和雲霧吻合成了一片。

每天心焦的等了又等的工作，今天從婦女慰勞會傳了出來，叫我們去下關車站，興奮，坐上公共汽車，一想着那些受了傷的兄弟，我們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來。我們拿什麼去接待他們？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該會慚愧的低着頭麼？我們眞的會伸出我們兩隻空手麼？他們眞的殘廢了麼？他們失去了健康的身體麼？他們拿血肉拚來的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永久的生存，他們帶着名譽傷回來了，就是拚着我們所有的眼淚和熱忱，也實在不够表示我們千萬分之一的敬意呵！

一行十三個人，沉默着又沉默着，大家都被一種說不出的友愛感動着了，我們這羣孩子，在平常吵鬧慣了的有，喜歡哭笑的有，用功的有，膽小怕事的小姐型也有，但今天我們都在一個願望之下活動起來，我們都莊嚴的準備着獻出我們的力量。

進車站，展開的就是一幅悲壯的圖畫，血的氣息充滿了這里，血的殘痕印在他們身上，染紅了他們的戎裝，除了七八個生着別的病以外，×××人都是帶了花的，槍彈穿過他們的肩膀，穿過他們的手臂，他們的腿，擦傷了他們的頭，一小部分已經被救護隊上好了藥物，他們在吃稀飯，大部分的躺着，血從他們的身體上流到地面，我們沒有聽見一句呻吟，我們沒有看見一張痛苦的面孔，他們懂得怎樣愛人，他們最先盡了歷史的前驅的義務。進來之後，我們還得等候交涉才能開始活動，焦急和感情的激動，我的眼睛模糊了，但我不敢哭，我只有一個願望，快些讓我們有工作。

命令來了，要我們開始動作，我們急步的走到他們中間，分別的給他們東西吃，給他們洗擦血痕，給他們包裹傷口，他們都現出感激的目光，客氣的接受我們的幫忙。

「女同志！難爲你！」

「不！」

怎麼我也忍不住要哭出來，只說了一聲，「不」，我已經咽不住了。停了一分鐘。

「我們的動作太慢，人數太少了，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我說。

「大家都是爲國家出力，都是爲人民，不要客氣。」

一邊洗着他手膀的傷口，有兩寸大的面積的肉已經沒有了，平常我連殺鷄也不敢看的呵！

「是炸彈傷的麼？」

「嗯！日本人就是用亂轟亂炸的法寶，一投就是幾十枚，雖然不一定中，但前進中我們至少總要帶些傷。」

爲了輕減他的痛苦，一邊擦藥一邊和他談。他忽然想起。

「你是北平人麼？」

「不，我是南方人，我在北平上學校，蘆溝橋事件後才回來的，我們沒有醫生看護那麼好的技術，但多少總能幫幫忙。」

「是大學吧！」

「對」我笑了一笑。

「眞了不得，大學生！」

「沒有什麼，你看我們做的事情還好麼？」

「當然，我們現在只有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只要對國家有益，在別的戰爭，你們也不要來了。」

這位勇士很和氣，我爲他醫好傷口之後，他又去幫助別的傷者了，這種偉大的精神，實在不是容易的呵！

「老黃！你看今天的報麼？告訴我們一點消息！」一個傷者當心的叫着。

「打得好極了，平型關第八路軍大捷，你聽我讀：敵我兩軍發生遭遇戰，我左右突起夾擊，經一晝夜之久，敵死傷三千餘人，俘虜二千多，軍用品無數……」

「有種！」坐在地下的一個差不多要跳起來，因爲太興奮了，受了傷的右胳膊忘形的動得太激烈，血又流出來了。我趕着過去使他停止出血，再又包過一次，他不好意思的：

「我太不小心了，害得你們忙不過來」

「沒關係，只怕碰到沒醫發設備的地方就糟了，我們工作人太少了。你們知道很多人卻天天在等工作，而許多地方又沒有人去工作，現在我們正在設法，大概不久這種現象就會慢慢的好起來，我們等了一個多月今天才接着一次來的電話，我們簡直全都跳起來。」

「外面在下雨麼？」

「可不是麼，要不是敵轟炸機早就來了。」

「我們離開火線三天了，他們天天亂轟亂炸，一個月還沒走進十里路。好傢伙！現在我們帶着一點輕傷，長官又不讓上去，怪焦急的。女同志！沒有上過火線的人總覺得可怕，其實砲子一響，就什麼都忘記了。」

準備吃飯的來了四次，現在已經三點半，我們一點也不餓，很多勇士已重上火車，送到後方醫院養息。

再見聲中，他們離去了。

殯禮進行曲

朱萍華同志

鄭君里

看啊！我們民族是座爆炸的火山！
我們是一股激湍的溶流！
流過了原野，流過了湖沼，
我們滔滔地向大地的心坎裏流！
×
我們一共有四十八條高舉的手臂，
我們一共有二十四張吶喊的口，
我們萍華同志的呼聲響徹雲間，
同志們！我們的步伐要隨着他的呼聲走！
×
假使敵人敢殺害我們一個同志，
我們大夥兒要殺他一個不留！
假使死神要窒息萍華同志的呼聲，
我們一輩子跟死神不罷休！——
我們一輩子跟死神不罷休！
×
同志們！我們要跟死神不罷休！
聽啊！萍華的呼聲已在地心裏吼！
流啊！我們大夥兒滔滔地向地心裏流，
雖然我們祇剩四十六條高舉的手臂，
雖然我們祇剩二十三張吶喊的口！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第卅九期
十月廿日開獎
頭獎五十萬元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辦事處發行

徵求電影劇本

劇旨：(一)鼓勵全國壯丁應徵入伍。(二)喚起全國民衆，各盡其力，以協助政府之全面抗戰。(三)鞏固後方治安，肅淸漢奸。(四)灌輸民衆防毒防空等軍事常識。(五)發揚我陸空軍英勇抗戰精神。(故事要短而有力，每部最多約五六本。對白要有煽動性，或插入救亡歌曲)

酬律：(一)故事：從二十元到二百元(二)台本：(卽有對白之分幕劇本)從一百元到五百元。收件處：南京明瓦廊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電影股收。

本報爲國慶慰勞將士特刊啓事

本報於國慶紀念日發刊「救亡日報國慶[illegible](每千份約三元)惟本報經濟支絀，敬懇各救亡團體及各界人士捐助此項印刷紙張費用。捐款請逕交本館。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文藝

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

郭沫若

「我們的飛機來了！」
朋友叫我到涼臺上去看，
我心裏生出了無限的喜歡：
因爲我剛才看見有三隻敵機，
在低空飛翔得眞是悠然，
漫無目標地，便投下炸彈。
炸彈所投下的總是中國地方，
所炸中的總是中國的人民，
敵人用不着再費偵察的苦心。
絲毫的危險也輪不及他們，
他們大可以顯出「英雄」的本領。
好在「英雄」的身上有的是千人針，
更有觀音符咒也可以顯靈。
我們倒因而得到了一個金言：
世間上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
高射砲的響聲響澈了雲霄，
的確是我們的飛機已經飛到。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錶：
時候是午後三點半不到。
三隻敵機不知逃向何處去了。(十月五日)

再談展開通俗化運動

林娜

在「展開通俗化運動」一文中，我曾提到一段話：「至於寫作的方法，我們不能一定說是用土話寫對，也不能說一定要用普通話寫對，還需要看情形而定的。」還是一個頗爲複什，但相當實際問題，用短短的幾十個字來說明是不够的，我覺得似有再補充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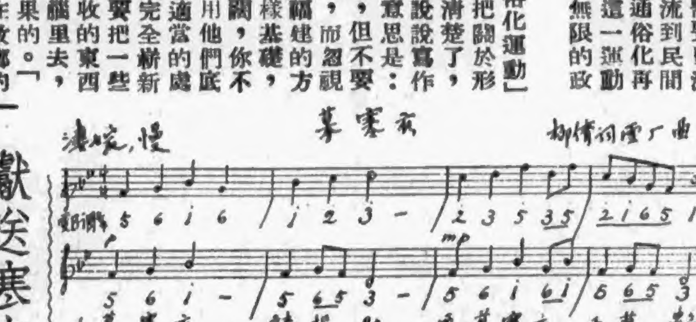
方言文學的提倡，是隨着拉丁化新文字同時興起了，有些熱心這種運動的朋友，也曾把一些名著譯成各種方言新文字，但惜被種種困難的阻擾，而且這生力軍突起的，歷史未免太短促了，到這時還不能很疾速的深入民間去。它雖然是一種很便良的教育工具，但是缺乏了那優良的環境，於是乎它底作用大大的被削落了。人們看不見它底力量，對它起了懷疑，甚至有些人根本懷疑它是否能够使得通。我們且不必去談它，目前的迫切問題，是怎樣利用原有的文字形式，造成方言文學，侵入民間去。

其實方言文學的存在並不自今日始，就我所知道的，福建就有許多歌詞，唱本說部完全是用福建民間的方言寫成的，它底存在已有幾百年歷史，其侵入民間之廣，叫人吃驚的。一個普通農民雖只認得三個半字，但一拿起了那些歌詞，唱本，沒有一個不會唱的，念的，它已成了他們唯一的文化食糧了。只在泉州一個地方有三家規模相當大的舊書店，集了大批方言作家，印行大批方言小調唱本，說部一大堆人是靠了它生活下去的，其影響之大，當然想得出了。

目前爲着普遍救亡運動的深入，使我們感到利用原有的文學格式是不够的，我們需要更深入，更普遍的流到民間去，便有現在通俗化再展開的運動，這一運動在現階段是有無限的政治意義的。

在「展開通俗化運動」一文中，我已把關於形式問題說得很淸楚了，在這兒我再來說說寫作的方法。我底意思是：方法儘不妨多，但不要單只注意形式，而忽視實際。此方如福建的方言文學，有那樣基礎，流行了那麼廣闊，你不去注意他，利用他們底舊基石，成爲一種完全嶄新的東西，加以適當的處理，却偏要把一些大衆們不能接收的東西，硬裝到他們腦里去，還是得不到效果的。「九一八」後，在故鄉的許多朋友，就專門在做這種工作，結果所收的效果是非常之大，只小小幾本唱本，到現在就到窮村僻里去也沒有一個不知道東北有叫馬占山將軍的這個人，如何跟強敵血戰，如何爲國爭光等故事。不但文字他們歡迎，就是口傳的力量也很大，從這點可以知道利用舊形式並非駛不通的。這種方法，在上海也很可以試試看，特到是壁報上的街頭文藝那一欄。現在就我所知道的，已經有好些人去做了，而且有一部份讀者也很感興趣。有一回我在一個工人區路邊的壁報下，看見一大堆工人正擠在那兒看一張新貼出的壁報，有一個大聲的在朗讀着一篇用上海方言寫就的短評，他們越擠越多，個個總得眉飛色舞。這些頭腦簡單的同胞，以爲凡用中國字寫就的東西，都和他們底語言毫不相關的，一旦聽到用他們那屹屹搭搭的語言，而且貼了出來叫大家讀，怎不「眉飛色舞」呢。

無疑的，這了一件困難的工作，需要我們堅苦和勞耐的幹下他，我希望已經在埋頭苦幹的朋友，不斷艱難的繼續幹下去，想幹的朋友，只要不妨出來試試看，一個地方有特殊的方言的，我們就可以利用同樣的方法去泡製，這才算是切切實實的深入下層工作，才算澈底的通俗化。



註：此曲[illegible]

獻送寒衣

宋寒衣

(一)
秋風吹，
秋風寒，
沙場戰士征衣單，
後方百姓担記掛。
急購材料做棉裳，
一千針，一萬針，
千針萬針密密縫，
縫好棉衣送前方。

(二)
秋風吹，
秋風寒，
前方健兒露打風吹守嶺崗。
後方百姓担記掛，
發動民衆勸募捐，
一屋屋，一家家，
募出寒衣千萬件，
叮嚀轉送上前方。

(三)
秋風吹，
秋風寒，
秋風吹來熱血在胸膛，
個個磨拳擦掌赴前線，
不滅鬼子氣不消！
失地不收莫放手，
盼望前方健兒戰到
倭奴跪投降！

血債

——鄉鎮宣傳劇——(上)

方岩

人物　老朱，朱母，三毛，李老板，阿根嫂，青年。羣衆若干。

鄉鎮一茶店。大街上兩個打架的，邊吵邊打地走進茶店去，後面跟着一羣看熱鬧的羣衆。

朱　——你怎麼打人，

——不講理！

——打你這狗種！

——好，好，你打——

——哼，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朱　(臉上掛着血痕，走進茶店)嘿，動手打人，來評評理！常信，泡茶！

信　茶！吃紅的還是綠的？

朱　隨便！

三　你把我三毛當什麼人！錢能白化！

朱　你打人，老子錢就沒有！

三　沒有，少一個邊也不答應，老子今天非要不成！

朱　沒有，偏沒有，看你怎麼辦！

(觀衆來越越多，老朱母同李老板上)

朱　嘛，李老板，你來啦！

三　呵，李老板來了正好！

李　這麼兵慌馬亂，你們還有空打架！(坐下)三毛，你又闖了禍，眞是沒有一次沒有你的份！

三　李老板，你不曉得，這傢伙處處跟我搗鬼，要是不賣李老板的面子，我早就要他的好看！

李　老朱，你說，你倒底跟三毛搗什麼鬼？

朱　這是八月半以前的前的事，三毛給我二十塊錢，叫我來退李老板的工錢，要我下半年跟他到上海去！可是……

李　唔，你說呀！

朱　可是李老板你那兒的路，我是不能割斷，我爺爺，爸爸都是種李家的田，世世代代受了李家的好處，現在要退工錢，連自己亦說不出！

李　沒有什麼，反正我有的是錢，有的是地，還怕找不到人種！

朱　(乞憐地)可是李老板，你得可憐我，那時我老婆剛養孩子，母親又生着病，不要說吃藥，連想煮一碗稀飯的小米都沒有，所以就……

母　(搶着說)李老板，不是我老婦子搶嘴，那時也不能全怪我的兒子。三毛天天到我家里來，說種田一輩子也不會翻身，要翻身就祇有跟他到上海去，又說什麼土命跟他去了，不到三年，就取了花媳婦，養了孩子，老楊也當了什麼頭腦，賺三十來塊一月，抵我們老朱要幹半年。他就每天這麼說咧，騙咧，黏都要心動，況且……

李　那很好，讓你的兒子去好了，今天也不要挨打吃茶咯！

母　不，李老板，現在上海打仗打得那麼利害，大家都往鄉下逃，我怎麼能讓他去呢？

三　這些閑話少說，你們拿錢的時候怎麼講？

李　那麼不去，你們準備怎麼辦？

母　今年穀子很好，三毛的債，本來準備秋收起來還的，可是現在你瞧，他打成那樣兒，要是有三長四短，叫我一家怎麼活下去！

朱　(指點着傷痕)李老板，你瞧，你瞧！

三　嘿，倒想害人吶！

李　老朱你傷不能說沒有，不過這點皮傷，要不了幾天就會好的。三毛，你要錢歸要錢，

三　李老板，我……

李　唉，你聽我說，至於錢，現在他也沒有辦法；祇好等到秋收以後再還你，已經給你打傷了，即使不傷，他也有老婆，母親，在這兵慌馬亂，是不能跟你到上海去！(未完)

八一三倭寇淞滬後雜詩

張一麐

無翼乘雲且御風，旂飄十字貫中紅。弦高縱乏牛韋犒，一片丹心表阿蒙。(與李印翁等同往前線，爲十字會勞軍。)

昨夜風狂雨洗兵，天空軋軋有機聲。笑言爾輩毋驚恐，老子軍如小范營。(會所在范莊，朱夏人稱范公爲小范老子。余欲料六十以上者爲老子軍，亦先賢志也。)

大樹將軍忽地逢，桓侯態度轉從容。坐中更有楊難敵，出匣龍泉各及鋒。(換章，文伯，南華，嘯天，諸將均同時晉接。)

送犖到處望臾駢，樂土紛紛近墓田，獨有老夫撐健骨，呼兒快着祖生鞭。(次兒爲鼎將入救護隊。)

排日淞濱報捷音，倭奴授首協天心，又聞北道行收復，痛飲黃龍酒待斟。

得似橫濱地震無？汝曹猖獗道天誅。朱莊左近朱園側，殃及池魚骨肉枯。(朱莊目的在老五團營房。朱家園卽普長巷側，目的在縣政府，掩埋隊已斂數十屍。)

穹窿高處舊居停，留得茅菴盼客星。孤負禪師親勸駕，塵緣未了謝山靈。(道堅師留扉待我，曾言謝之。)

多魚詩漏最猖狂，父子駢誅亦可傷。窟穴中樞甘賣國，醜聲終古玷詞場。(詩人黃秋岳及其子晟爲日諜，誤大事，父子處極刑。)